

卷七十五

宋徽宗 中

卷七十六

宋徽宗 下

歷代通鑑纂要

卷七十五

之七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五

起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至徽宗政和四年



辛巳

徽宗皇帝建中靖國元年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是夕有赤氣起東北。亘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侵在旁。右正言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之幽。日為陽。夜為陰。東南為陽。西北為陰。朝廷為陽。宮禁為陰。中國為陽。夷狄為陰。君子為陽。小人為陰。此下干上。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為警戒。願陛下進忠良。絀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為

休祥矣

高平公范純仁卒

純仁疾革。口占遺表。勸帝清心寡欲。約已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者也。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宣。

王氏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

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己甚者。於純仁見之矣。

遼耶律洪基死。孫延禧立。

貶章惇為雷州司戶參軍。

任伯雨論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縉紳。乘先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寘陛下與皇太后於何地。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聞中國黜惇。稱善者再。謂南朝錯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為。只若是行遣。以此觀之。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蠻貊之邦。莫不以為可殺也。章八上。未報。

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貶惇為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為疆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後徙睦州卒。

罷權給事中任伯雨

伯雨初為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即為真。伯雨不聽。抗論愈力。時曾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不可以不戒。既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為度支員外郎。

罷尚書右丞范純禮

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禮從容言于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為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

以間口。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禮沉毅剛正。曾布憚之。謂駙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遼使。純禮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遂罷知潁昌府。

罷左司諫江公望

先是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之意。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君為異。借威柄以快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

矣。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祛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帝嘗以示范純禮。純禮贊之。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會蔡王府相告有不遜語及于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坐罷。

罷權給事中陳瓘

瓘論議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人。

通鑑卷之五十五
四
掩昧之過。及權給事中。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權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信宿出。權知秦州。

復召蔡京為翰林學士承旨

供奉官童貫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以故得幸。及詣三吳訪書畫奇巧。留杭累月。蔡京與之游。不啻晝夜。凡所畫屏幃扇帶之屬。貫日以達

禁中。且附語言論奏於帝所。由是帝屬意用京。左階道錄徐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皇后所。太學博士范致虛與之厚。因薦京才可相。知常入宮言之。由是宮妾宦官衆口一詞譽京。遂起京知定州。改大名。會韓忠彥與曾布交惡。布謀引京自助。乃召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詔改元

曾布主於紹述。請改明年元為崇寧。帝從之。

以鄧洵武為給事中兼侍講

洵武為起居郎。嘗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

彥乃琦之子。神宗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更神宗之法。是忠彥為能繼父志。陛下為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曰。陛下方紹述先志。羣臣無助者。乃作愛莫助之圖以獻。其圖如史紀年表列旁行七重。別為左右。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惟溫益一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咸在以百數。帝出示曾布。而揭去左方一姓名。布請之。帝曰。蔡京也。洵武謂非相。此人不可以與卿不同。故去之。布曰。洵武既與臣見異。臣安敢與議。明日改付溫益。益欣然。

奉行。請相蔡京而籍異論者。於是善人皆不見容。而帝決意相京矣。乃進洵武中書舍人給事中兼侍講。

罷禮部尚書豐稷。復蔡卞。邢恕。呂嘉問。安惇。蹇序辰等官。

稷初自河南入對。論罷蔡京。又欲率臺屬論曾布。布覺之。遷稷尚書。而以王覲代為中丞。稷數以論事忤權近。大抵以崇儉愛人為言。至君子小人之際。必反覆究切。至是出知蘇州。

崇寧元年。命宦者童貫製御器于蘇杭州。

童貫置局于蘇杭。造作器用。曲盡其巧。牙角犀玉。金銀竹籐裝畫糊抹雕刻織繡諸色匠。日役數千。而材物所須。悉科于民。民力重困。

罷韓忠彥知大名府

忠彥為相。召還流人。進用忠謹之士。張庭堅。陳瓘。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陳次升。陳君錫。張舜民等。皆居臺諫。翕然稱為得人。然與曾布不協。至是左司諫吳材。右正言王能甫。附布論忠彥變神考之法度。遂神考之人材。遂罷知大名府。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

吳材。王能甫等。復舉元祐黨籍以排斥諸賢。於是司馬光。文彥博等四十四人。復貶奪有差。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陸佃罷

詔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彥曾任宰相。安燾曾任執政。王覲。豐稷。見任侍從官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范純粹。劉安世。賈易。呂希純。張舜民。陳次升。韓川。呂仲甫。張耒。歐陽棐。呂希哲。劉唐老。吳安詩。黃庭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劉當時。孔平仲。徐常。王鞏。張保原。晁補之。商倚。張庭堅。謝良佐。韓跋。馬琮。陳彥默。李祉。陳祐。任伯雨。陳鄂。朱光

通鑑纂要卷之五
七
裔。蘇嘉鄭俠。劉昇魯君。賈陳。權龔夫。汪衍。余爽。湯
馘。程頤。朱光庭。張巽。張士良。曾燾。趙約。譚宸。楊偁。
陳佺。張琳。裴彥臣。凡五十餘人。並令三省籍記。不
得與在京差遣。又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毋
得官京師。

以許將溫益為門下中書侍郎。蔡京趙挺之為尚書
左右丞。

京素與屯田員外郎孫鑿善。鑿嘗曰。蔡子貴人也。
然才不德勝。恐貽天下憂。及是京謂之曰。我若用
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

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
幸甚。京默然。挺之初通判德州。希時相意。行市易
法。及召試館職。學士蘇軾言其聚斂小人。學行無
取。豈堪此選。挺之深銜之。既拜中丞。遂與曾布比
黨。建議紹述。排擊元祐諸賢。由是進居政府。

曾布免。

以蔡京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

蔡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
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

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講議熙豐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十餘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而法制屢變無常矣。

復令進士無試律

復紹聖役法

立黨人碑于端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

時元祐元符末。羣賢貶竄死徙者略盡。蔡京猶未

愜意。乃與其客強浚明。葉夢得。籍宰執。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安燾。陸佃。曾任待制以上官。蘇軾。范祖禹。孔文仲。孔武仲。朱光庭。孫覺。鮮于侁。賈易。鄒浩等。餘官程頤。秦觀。張耒。晁補之。黃庭堅。孔平仲等。內臣張士良等。武臣王獻可等。凡百二十人。等其罪狀。謂之姦黨。請御書刻石于端禮門。京等復請下詔。籍元符末日食求言章疏。及熙寧紹聖之政者。付中書。定為正上。

正中正下三等。邪上邪中邪下三等。於是鍾世美以下四十一人為正等。悉加旌擢。鄧考甫以下五百餘人為邪等。降責有差。又詔降責人不得同州居住。

復廢元祐皇后孟氏。貶韓忠彥等官。竄豐稷陳瓘等于遠州。

時元符皇后閤宦者郝隨諷蔡京再廢元祐皇后。京未得間。既而昌州判官馮澥上書論復后為非。於是御史中丞錢適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連章論韓忠彥等乘一布衣誑言。復瑤華之廢后。掠流

俗之虛美。望詢考大臣。斷以大義。無牽于流俗非正之論。以累聖朝。京與許將溫益趙挺之張商英皆主臺臣之說。帝不得已從之。詔罷元祐皇后之號。復居瑤華宮。且治元符末議復后號者。降宰臣韓忠彥曾布官。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祁州團練副使。安置翰林學士曾肇。御史中丞豐稷。諫臣陳瓘龔夬等十七人于遠州。擢馮澥鴻臚寺主簿。

追謚哲宗子茂為獻愍太子。竄鄒浩于昭州。

初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

未癸

三。詢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偽為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為已出。欺人可也。詐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遂追冊茂為太子。而竄浩于昭州。

二年。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蔡京蔡卞怨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陷以黨事。同日貶竄。任伯雨。昌化軍。陳瓘。廉州。龔夬。化州。陳次升。循州。陳師錫。郴州。陳祐。澧州。李深。復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溫州。張舜民。商州。馬洧。吉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帥蜀。張庭堅在其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

誠徽二州蠻納土。加舒亶龍圖閣待制。

舒亶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荆南。以開拓邊土。至是亶奏知誠徽州楊晟。臻等二千餘人並納土。詔加亶待制。羣臣表賀。未幾。曲赦兩路。改誠為靖州。徽為時竹縣。

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無門下侍郎。

復榷茶法。

詔黨人子弟母得至闕下。

尋又詔元符末上書進士充三舍生者罷歸以元祐學術聚徒傳授者監司覺察必罰無赦元符上書邪等人亦毋得至京師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言者希蔡京意論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專以詭異聾瞽愚俗乃追毀頤出身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嚴加覺察范致虛又言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乞下河南盡逐學徒頤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更鹽鈔法

蔡京欲囊括四方之錢實中都以誇富彊而固恩寵俾商人先輸錢于權貨務請鈔赴產鹽州郡授鹽而舊鈔悉不用商人凡三輸錢始獲一直之貨因無貨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於是有齎數十萬券一旦廢棄者朝為豪商夕儕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提點淮東刑獄章繹見而哀之奏以法誤民京怒奪繹官

詔童貫監洮西軍貫及安撫王厚復湟州貶韓忠彥等官有差

蔡京復開邊。還王厚前秩。會羌人多羅巴奉溪賒羅撒謀復國。趙懷德畏偪奔河南。種落更挾之以令諸部。朝廷患衆羗扇結。遂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童貫善。因言貫嘗使陝右。審悉五路事宜。與諸將之能否。請以貫用。李憲故事監其軍。帝從之。貫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兵。貫發視。遽納鞞中。厚問故。貫曰。上趣成功耳。厚遂拔湟州。捷聞。進蔡京官三等。蔡卞以下二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棄湟州罪。貶忠彥為磁州團練副使。安燾為祁州團練

副使。曾布為賀州別駕。范純禮為靜江軍節度副使。奪蔣之奇三秩。凡預議者貶黜有差。

令州縣立黨人碑

蔡京又自書姦黨為大碑。頒于郡縣。令監司長吏廳皆刻石。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

三年罷講議司

申甲

王厚復鄴廓州封蔡京為嘉國公以厚為武勝節度留後

史臣曰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叛之臣固嘗宣力王家奮擊夏虜而王安石主王韶章惇主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喙氏子孫無罪而就覆亡功雖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孰謂夷無人哉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

辟雍初成詔荆國公王安石孟軻以來一人而已其以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詔重定元祐元符黨人及上書邪等者合為一籍通三百九人刻石于朝堂餘並出籍自今毋得復彈奏戶部尚書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朋黨始今日指前日之人為黨焉知後日不以今日為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懌風臺臣劾之出知蘄州

邦潘疊三州蕃落來降

秦鳳招納司言階州生蕃納土得邦潘疊三州詔本路經略胡宗回加樞密直學士渭州郭景修為

西上閤門使。然所奏皆誕妄。

以趙挺之。吳居厚。為門下中書侍郎。張康國。鄧洵武。為尚書左右丞。

紹聖中。蔡京治役法。薦康國為屬。及京當國。定黨籍。議紹述。康國皆預密謀。故京引援之甚力。自福建轉運判官。不三歲入翰林。為承旨。遂拜左丞。

以胡師文為戶部侍郎。

初。東南六路糧斛。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揚楚泗。為倉七。以聚蓄軍儲。復自楚泗置汴綱。般運上京。以江淮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

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穀賤則官糴。不至傷農。饑歉則令民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其法良善。及蔡京當國。始求羨財。以供侈費。於是以其姻家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為戶部侍郎。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竭則不能增糴。儲積空而輸般之法壞矣。

復封孔子後為衍聖公。

以陶節夫經制陝西河東五路

初蔡京任節夫帥鄜延。節夫誕妄特甚。每進築一城寨。即奏云。此西人要害。必爭之地。未一年。自常調遷至樞密直學士。然未嘗遣一騎一卒出塞。蓋與虜戰。則有勝負。獨進築。則無虞。又皆遠靈武數百里之地。虜所不爭。故皆得就功論賞。而京力主之。奏使經制五路。

四年。以童貫為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黎峒王江蠻內附。

酉乙

時蔡京開邊。知桂州王祖道欲乘時邀利。乃誘王江首楊晟免等使納土。夸言向慕者百二十峒。五千九百家。十餘萬口。

復銀州

竄知慶州曾孝序于嶺南

初孝序察訪湖北過關。蔡京畏孝序見帝言舒亶事。密遣客以美官啖之。孝序不從。又與京論講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於通流。取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遂出知慶州。至是京行結糴。俵糶之法。盡括民財充數。孝序上疏曰。民力殫矣。

一有逃移。誰與守邦。京益怒。遣御史宋聖寵劾其私事。追逮其家人。鍛鍊無所得。但言約日出師。幾誤軍期。除名竄嶺表。

夏人寇涇原。遂誘吐蕃圍宣威城。執知鄯州高永年殺之。詔貶王厚為郢州防禦使。

蔡京使王厚招夏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言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京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用京計。又命西邊能招致夏人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安大

加招誘。夏主遣使巽請皆拒之。又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與羌酋溪賒羅撒合兵。逼宣威城。知鄯州高永年出禦之。行三十里。為羌人所執。多羅巴謂其下曰。此人奪我國。使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羌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叛。新疆大震。事聞。王厚坐逗遛降授郢州防禦使。

遼人來聘。遣翰林學士林攄報之。

遼為夏人求還侵地。及退兵也。

除黨人父兄子弟之禁。

趙挺之罷

初帝以蔡京獨相謀置右輔京力薦挺之及既相與京爭權屢陳京姦惡且請去位以避之遂罷

置四輔郡

右司諫姚祐請置輔郡以拱大畿詔以潁昌府為南輔升襄邑縣為拱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各屯兵二萬重其資給蓋蔡京欲兵權歸已故也

還上書派人

以王祖道提舉溪峒司

祖道言王江山川形勢據諸峒要會宜開建城邑

置溪峒司主之詔從之

詔徙元祐黨人于近地

林攄還自遼

攄之使遼也蔡京使其激怒以啓釁攄遂恣情不遜遼人大怒空客館絕烟火三日乃遣還凡饗餼祖犒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為怒隣生事猶除禮部尚書遼人以失禮來言始出知潁州

以朱勔領蘇杭應奉局及花石綱

先是蘇州人有朱冲者及其子勔俱給事蔡京所

京竄其父子名姓于童貫軍籍中。皆得官。帝頗垂意花石。京諷冲密取浙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乃命勛領應奉局及綱事。勛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於是搜巖剔藪。幽隱不置。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翫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墻以出。人不幸。直一物小異。共指為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速。民預是役者。中家破產。或粥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慘

刻。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至截諸道糧餉綱旁。羅商舡。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柁師。倚勢貪橫。凌轢州縣。道路以目。

五年。禁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帝以星變避殿損膳。劉逵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刻。翌日。蔡京見之。厲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詔崇寧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

丙戌

稍復其官。盡還諸徙者。

蔡京有罪免

京懷姦植黨。威福在其手。託紹述之名。紛更法制。貶斥羣賢。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規而侈後觀。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京因覩帑庾盈溢。遂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帝嘗大宴。出玉璣玉卮示輔臣。曰。欲用此。恐人以為太華。京曰。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帝悅其言。乃置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

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竒巧為功。而花石綱之害為尤甚。及彗星見。帝悟其姦。凡所建置。一切罷之。而免京為中太一宮使。留京師。

以趙挺之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既免。帝召見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復拜右相。挺之與中書侍郎劉逵同心輔政。凡京所行悖理虐民之事。稍稍澄正之。

罷求直言

尋復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奉物。

劉逵罷

蔡京令其黨進言于帝曰。京之改法度。皆稟上旨。非私為之。今一切皆罷。恐非紹述之意。帝感其說。復有用京之心。然羣臣未有覺者。鄭居中往來鄭妃父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所建立。皆學校禮樂。居養安濟等法。乃厚下裕民。何所逆天。而致威譴。乃更張邪。帝悅。居中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因請對。語與居中合。帝遂疑達擅政。於是京黨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反覆陵蔑。同列引用邪黨。出知亳州。

大觀元年。以蔡京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亥丁

以梁子美為尚書右丞。

子美初為河北轉運使。傾漕計以奉上。至損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由是諸路漕臣效尤。爭進羨餘矣。北珠出於女真。子美市於遼。遼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女真深怨之。而子美用是顯趙挺之罷。

以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尋罷。

初居中直學士院。自言為鄭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為重。及居中入樞府。妃時已貴重。於居中無所賴。乃用宦者黃經臣計。以親嫌為請。改授中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五
三十一
太一宮使。居中不懌。蔡京為言。宥府本兵之地。非三省執政。用親無嫌。經臣沮之。於是居中疑京。援已不力。稍怨之。

以蔡攸為龍圖閣學士。無侍讀。

攸。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帝時為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王問知為攸。心善之。及即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拜祕書郎。歷官集賢修撰。京再入相。遂進學士。

立八行取士科。

八行者。孝。友。睦。婣。任。恤。忠。和也。凡有此八行者。即免試。補太學上舍。知台州李諤。文以徐中行薦。中行聞之。盡毀其所為文。入委羽山以避之。或問之。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歟。

詔諸路監司勿任元祐學術者。

故直祕閣程頤卒。

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子孟不傳之學。為諸儒倡。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

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五
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為伊川先生。卒年七十五。

以林攄為尚書左丞，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

居中既怨蔡京，遂陰與張康國比而間京。都水使者趙霆得龜兩首于黃河，獻以為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居中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已，故申前命。

流太廟齋郎方軫于嶺南。

軫上書言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媒之計。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歛天下之怨而後已。自元符末，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者，京分為邪等，黥配編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京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請誅京，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竟流嶺南。

置黔南路，加蔡京太尉，召王祖道為兵部尚書。

南丹州地與宜州接壤，世為莫氏所居。自署刺史王祖道欲取之，乃誣其酋莫公佞阻文蘭州不令

通鑑卷之五十五
納土。發兵討之。擒公佞。以南丹州為觀州。公佞弟公晟。結溪峒報復。侵掠城邑。殺刺史。蔡京匿不以聞。特置黔南路。領庭孚。平允。從宜。柳融。及觀九州。京以功加太尉。而召祖道為兵部尚書。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輦輸內地。錢布鹽粟。無復齊限。地瘡癘。戍者十七五六。實無尺土一民。益於縣官。時廣南西路轉運副使張莊。與祖道表裏。遂以代其任。祖道莊。既鑿空。超取顯美。由是龐恭孫。趙適。程鄰。相與效之。邊壤益多故矣。

子戊

二年。童貫復洮州。詔加貫檢校司空。

奏至。百官表賀。以玉帶賜蔡京。貫尋復積石軍。易鎮奉寧。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旨。不復關朝廷。蔡京不悅。

以林摠為中書侍郎。余深為尚書左丞。

深為中丞時。摠知開封府。同治妖人張懷素獄。事多連蔡京。二人曲為掩覆。凡獄辭及交通書問。有及京者。輒取焚之。京深德二人。故力引之。

安化諸州蠻內附。詔以張莊為黔南經略安撫使。

知桂州張莊奏。安化上三州一鎮諸蠻納土。共五

萬一千一百餘戶。二十六萬二千餘人。幅員九千餘里。又奏寬樂州。安沙州。譜州。四州。七原等州。納土。計二萬人。一十六州。三十二縣。五十餘峒。幅員萬里。蔡京帥百官表賀。詔莊兼黔南經略安撫使。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三年。謫右正言陳禾監信州酒。

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陳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遂上書劾貫經臣怙寵弄權之罪。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帝拂衣起。禾引帝衣請畢其說。衣裾落。帝曰。

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帝易衣。帝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訴。謂國家極治。安得如此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

林攄有罪免

集英臚唱貢士。攄當傳姓名。不識甄益字。帝笑曰。卿誤邪。攄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寡學倨傲不恭。失人臣禮。黜知滁州。久之。自揚州徙大名。道

過關為帝言項使遼。見其國中携貳。若無而有之。勢無不可。蓋欲報其辱也。帝由是始有北伐之意。蔡京有罪免。

中丞石公弼。殿中侍御史張克公。劾京罪惡。章數十上。京遂罷為太乙宮使。時有郭天信者。以方伎得親幸。深以京為非。每奏天文。必指陳以撼京。密白日中有黑子。帝為之恐。後屢白不已。上始疑京。故罷。

以何執中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執中一意謹事蔡京。遂代為首相。太學生陳朝老

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沴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眷注益異。

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提舉修英宗實錄。改封楚國公。朝朔望。石公弼言京盤旋京師。餘威震于羣臣。願持必斷之決。以消

後悔。殿中侍御史洪彥昇言京假紹述之名。一切更張。敗壞先朝法度。朋姦誤國。公私困弊。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跋扈之志。願早賜英斷。遣之出京。殿中侍御史毛注言京擅持威福。動搖中外。以翰林學士葉夢得為腹心。交植黨與。帝為逐夢得。而遷注為侍御史。京遂致仕。注復極論京受孟翊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等事。太學生陳朝老亦疏京惡十四事。乞投畀遠方。以禦魑魅。皆不報。

庚寅

四年。以余深為門下侍郎。張商英為中書侍郎。侯蒙同知樞密院事。

蔡京既免。商英自峽州起知杭州。過闕。賜對。因奏曰。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遂留居政府。帝嘗從容問蒙曰。蔡京何如也。蒙對曰。使京正其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

詔直言闕失。貶蔡京為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帝以慧出奎婁間。避殿減膳。令侍從官直言指陳
闕失。石公弼等遂極論京罪。張克公亦論京輔政
八年。權震海內。輕賜予以蠹國用。託爵祿以市私
恩。役將作以葺居第。用漕船以運花石。名為祝聖。
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託言灌田。而決水以符興
化之讖。法名退送。門號朝京。及不軌不忠之罪。凡
數十事。毛注又論京罪積惡大。天人交譴。雖罷相
致政。猶怙恩恃寵。偃居賜第。以致上天威怒。推原
其咎。實在於京。考京之罪。蓋不可以縷數。陛下去
黨碑以開自新之路。京疾其異已。而別為禁防。陛

下頒明詔以來。天下之言。京惡其議已。而重致於
法。以嚴刑峻罰。脅持海內。以美官重祿。交結人心。
錢鈔屢更。而商賈不行。邊事數興。而國力大匱。聲
焰所震。中外憤疾。宜早令去國。消弭天變。奏上。乃
出之杭州。

貶王祖道為昭信節度副使。放張莊于永州。
討妄言拓地之罪也。

以張商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蔡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能立異同。更稱
為賢。帝因人望而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

命。是夕。慧不見。明日雨。帝喜。因大書商霖二字賜之。

立貴妃鄭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本欽聖殿押班。初帝為端王。常朝欽聖太后。太后命后供侍。及帝即位。遂以賜帝。后性端謹。善順承帝意。好觀書。章奏能自製。帝愛其才。寵冠後宮。竟立為后。

政和元年。張商英罷

商英為政持平。謂蔡京雖明紹述。但借以劫制人主。禁錮士大夫耳。於是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

卯辛

土木。抑僥倖。帝頗嚴憚之。時稱商英忠直。然意廣才踈。凡所當為。先於公座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為計。初。何執中與蔡京同相。凡營立。皆預議。至是。惡商英出已上。與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會商英與郭天信往來事覺。居中因諷中丞張克公并論之。遂罷政。出知河南府。尋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遣端明殿學士鄭允中及童貫使遼。

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遼亦可圖。因請使遼以覘之。乃以鄭允中充賀遼主生辰使。而以貫副之。或言以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乎。帝曰。契丹聞貫破

羌故欲見之。因使覘其國。策之善者也。遂行
羈管陳瓘于台州

瓘以忤蔡京竄郴州。瓘子正彙在杭。訟京有動搖
東宮迹。杭守蔡疑執送京師。陰告京俾為計。事下
開封府。併逮治瓘。尹李孝壽逼使證其妄。瓘曰。正
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于道路。瓘豈得預知。以所
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為妄。則情有所不忍。挾
私情以符合其說。又義所不為。京之姦邪。必為國
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
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聲太息。謂曰。主上正欲

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所告失實
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嘗撰尊堯集。謂紹聖史官
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
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為相。取其書。
既上而商英罷。瓘又徙台州。何執中起遷入石幟。
知台州。欲寘瓘以必死。幟至。執瓘至庭。大陳獄具。
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
旨邪。幟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
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
為堯。主上為舜。尊堯何得為罪。時相學術短淺。為

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慙。揖。權使退。所以窘辱之者百端。終不能害。執中怒。罷械。權平生論京兄弟。皆披擿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命為祕書丞。賜姓趙。

燕人馬植。本遼大族。仕至先祿卿。行污而內亂。不齒于人。童貫使遼。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見貫。貫與語。大奇之。載與俱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植卽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自登萊涉海。結好

辰壬

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不聽。帝召問之。植對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往昔之疆。代天譴責。以治伐亂。王師一出。必壺漿來迎。萬一女真得志。事不侔矣。帝嘉納之。賜姓趙氏。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

二年。詔元符上書邪等人不得除監司。

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

京自杭州召還。帝宴之于內苑太清樓。

詔蔡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京患言者議已。乃作御筆密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託以行。至有不類帝書者。羣下亦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亦不能止矣。

呂氏中曰。自奸臣創御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者。皆謂御筆行之。違者有刑。於是給舍不得繳。臺諫不得言。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中出。此言真為萬世法。

更定官名

蔡京率意自用。欲更置官名。以繼元豐之政。乃首更開封守臣為尹牧。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悉做機廷之號。修六尚局。建三衛郎。遂詔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為三師。古無此稱。合依三代為三公。為真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仍立三孤為次相之任。更侍中為左輔。中書令為右弼。尚書左僕射為太宰。兼門下侍郎。右僕射為少宰。兼中書侍郎。罷尚書令。及文武勳官。而以太尉冠武

階。然是時員既濫冗。名且紊雜。甚者走馬承受。升擁使華。黃冠道流。亦濫朝品。元豐之制。至此大壞。加童貫太尉。

三年。以何執中為太宰。

賜方士王老志號洞微先生。王仔昔號通妙先生。

濮人王老志。初為小吏。遇異人授以丹。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為人言休咎多驗。太僕卿王亶以名聞時。帝方嚮道術。乃召至京師。號為洞微先生。踰年而死。洪州人王仔昔。初隱于嵩山。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落七元之法。能道人未來事。蔡京

薦之。帝召見。賜號冲隱處士。篆符有驗。進封通妙先生。由是道家之事日興。而仔昔恩寵寔加。朝臣戚里。夤緣關通。

祀天于園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帝南郊執大圭。以道士百人執威儀前導。蔡攸為執綏官。玉輅出南薰門。帝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臺重複。是何處也。攸即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既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帝又曰。見人物否。攸即奏有若道流童子。持幡幢節蓋。相繼而出雲間。眉目歷歷可識。遂以天神降詔告在位。即

其地建道宮。名曰迎真。作天真降臨示現記。由是益信神仙之事矣。

詔求道教僊經于天下。

女真阿骨打自稱都勃極烈。

阿骨打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近族。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為都勃極烈。都勃極烈者官長也。

四年置道階

時王老志王仔昔徐知常等得幸。遂置道階。先生處士等名。秩比中大夫。至將仕郎。凡二十六級。後

午甲

又置道官二十六等。有諸殿侍宸。校籍授經。以擬待制。修撰直閣之名。

新作延福宮成

宮在大內北拱宸門外。初蔡京欲以宮室媚帝。召內侍童貫楊戩賈詳何誨藍從熙五人。諷以內中逼窄之狀。五人乃請因延福舊名而新作之。五人分任工役。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各為制度。不務沿襲。及成。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其間殿閣亭臺相望。鑿池為海。疏泉為湖。鶴鷺鹿砦。文禽奇獸。

孔翠諸柵。蹄尾動以數千。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巖壑。幽勝宛若天成。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為文以記之。其後又為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徒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羣飲。至上元後。乃罷。謂之先賞。尋又跨舊城。修築號延福第六位。復跨城外浚濠。作二橋。橋下疊石為固。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夾江皆植奇花珍木。殿宇對峙焉。

女真阿骨打叛遼。取寧江州。

遼主好畋獵。淫酗怠于政事。每歲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阿踈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蒲家奴習古乃等索。阿踈。遼主終不許。習古乃歸。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阿骨打乃召其所屬使備衝要。建城堡。修戎器。遼主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乃與撒改子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

遂命諸將傳挺而誓。至遼界。遇勃海軍耶律謝十。墜馬。阿骨打射殺之。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邀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略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十月朔。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

遼遣都統蕭嗣先伐女真。阿骨打迎戰于混同江。遼軍大敗。

遼主聞寧江州陷。以司空蕭嗣先為東北路都統。

蕭撻不也副之。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屯出店河。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登岸與遼兵遇。會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

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
以童貫為陝西經略使。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六

起宋徽宗政和五年
至徽宗宣和七年

五年。女真完顏阿骨打稱帝。國號金。

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
阿骨打不許。阿离合滿。蒲家奴。粘沒喝等復以為
言。阿骨打遂於正月朔即皇帝位。且曰。遼以賔鐵
為號。取其堅也。賔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金之色白。完顏。色尚白。况所居按出虎水之上。
於是國號大金。改元收國。更名旻。以吳乞買為諳
班勃極烈。撒改斜也。為國論勃極烈。其國語謂金

通鑑纂要卷之六
為按出虎。謂尊大為諸班。謂國相為國論。斜也。亦阿骨打弟。撒改。烏古迺之孫也。

金擊遼兵于達魯古城。大敗之。
熙河將劉法敗夏人于古骨龍。

童貫遣熙河經略使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州。秦鳳經略使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州。為兩路聲援。仲武至清水河。築城屯守。而遂法與夏右廂軍戰于古骨龍。大敗之。斬首三千餘。

立定王桓為太子。赦

桓。帝長子。顯恭皇后所生。

以童貫領六路邊事。

時永興。廊延。環慶。秦鳳。涇原。熙河。各置經略安撫司。以貫總領之。於是西兵之柄。皆屬於貫。

作三山河橋。

蔡京以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岷三山兩河。創天成聖功二橋。調役夫數十萬。民不聊生。至是畢工。未幾水漲橋壞。

作明堂。

命蔡京為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遼伐金

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

有星流出于柳

其光照地。色赤黃。有尾。占者以為天子宗廟有喜。國家建造宮室之祥。蔡京率百官表賀。

安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

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庭。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

者擊逐之

金取遼黃龍府

王厚等攻夏臧底河城。敗績。夏人遂大掠蕭關

厚與劉仲武合涇原。鄜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重賂童貫。匿不以聞。未幾。夏人大掠蕭關而去。

六年。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妖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及王老志

申丙

通鑑纂要卷之六
三
死。王仔昔寵衰。帝訪方士於左階道籙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即召見。靈素大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稱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又有仙官八百餘名。今蔡京即左元仙伯。王黼即文華使。鄭居中。童貫等皆有名而已。即仙卿楮慧下降佐帝君之治。時劉貴妃方有寵。靈素以為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事。甚加寵信。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賚無筭。為改溫州為應道軍。靈素本無所能。惟稍

習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

立道學

從林靈素之言也。尋詔太學辟雍。各置內經道德經莊列博士二員。又用蔡京言。集古今道教事為紀志。賜名道史。

作上清寶籙宮成

帝聞林靈素之言。於景龍門對晨暉門。作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臺閣。多以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可勝計。帝時登皇城下視之。

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複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之事。

金取遼東京州縣

何執中罷

以太傅就第。朝朔望。儀物廩稍一如居位時。未幾卒。執中無所建明。惟以謹畏迎順主意。贊飾太平而已。

詔蔡京總治三省事

京改都堂為公相廳。詔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劉正夫為少宰。鄧洵武知樞

密院事

時蔡京大興工役。民不聊生。變亂法度。更無所師。鄭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乃拜居中太宰。使伺察之。又以正夫議論數與京異。拜為少宰。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

帝詣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徽號。赦

帝奉玉冊玉寶如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脩建宮觀。塑造聖像。又上地祇徽號曰承天效法厚德光大后土皇地祇。上寶冊儀禮。

一如上帝。尋改宮名為玉清神霄宮。又鑄神霄九鼎。安置于上清寶籙宮之神霄殿。

七年。帝幸上清寶籙宮。命林靈素講道經。

時道士皆有俸。每一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凡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貧下之人。多買青布幅巾以赴。日得一飫餐。而視施錢三百。謂之千道會。且令士庶入聽靈素講經。帝為設幄其側。靈素據高座。使人於下再拜請問。然所言無殊絕者。時時雜以滑稽媒語。上下為大閔笑。莫有君臣之禮。復令吏民詣宮投神霄秘籙。朝士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道籙院上章冊。帝為教主道君皇帝。

帝諷道籙院曰。朕乃上帝元子。為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教。遂懇上帝。願為人主。令天下歸于正道。卿等可冊朕為教主道君皇帝。於是道籙院上表冊之。然止於道教章疏內用。

置提舉御前人船所。

時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璧。太湖。慈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

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
味。玃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
變也。至是蔡京又言陛下無聲色犬馬之奉。所尚
者山林間物。乃入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
致擾。願節其浮濫。乃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
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
如數貢。餘不許妄進。意欲以便民。而實擾害如故。
鄭居中罷

居中與蔡京不相能。至是以母喪去位。

起復鄭居中為太宰

方士王仔昔下獄死

仔昔倨傲而戇。帝待以客禮。故遇宦侍若童奴。又
欲羣道士皆宗已。林靈素忌之。乃與宦者馮浩誣
以言語怨望。下獄死。

帝言天神降于坤寧殿

詔示百官。帝惑於林靈素之言。建宮觀徧天下。又
造清華帝君。正書臨壇。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
事。託天神臨降。造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惑世欺衆。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宦者道士有所不快。必託為
帝誥。則莫不如志。尋加靈素號通真達靈元妙先

生。張虛白通元沖妙先生。視中大夫。出入訶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府。其徒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以童貫領樞密院事

作萬歲山

初帝以未得嗣子為念。道士劉混康以法籙符水出入禁中。言京師西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數仞岡阜。已而後宮生子漸多。帝甚喜。始信道教。於是蔡攸倡為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以逢迎

之。遂竭國力以經營土木之工。至是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像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

竄侍御史黃葆光于昭州

初葆光為左司諫。始莅職。即言三省吏猥多。乞非元豐舊制者。一切革去。帝命釐正之。一時士論翕然。蔡京怒其異已。密白帝降內批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省之計。徒為符寶郎。明年復拜侍御史。至是大旱。帝以為念。葆光上疏言蔡京疆悍自專。侈大過制。無君臣之分。鄭居中。余深。依違畏

避不能任天下之責。故致此異。疏上不報。京權勢震赫。舉朝結舌。葆光獨出力攻之。京懼。中以他事竄之昭州。

金取遼八州

重和元年。遣武義大夫馬政。浮海使金。約夾攻遼。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之蘇州。泛海至登州。賣馬。故道猶存。至是有漢人高藥師者。泛海來言女真建國。屢破遼師。登州守臣王師中以聞。詔蔡京童貫共議。命師中募人同藥師等齎市馬。詔以往。不能達而還。帝乃復委童貫選人使之。遂遣武義大

戊戌

夫馬政。同藥師由海道如金。政言於金主曰。主上聞貴朝攻破契丹五十餘城。欲與通好。共行弔伐。若允許。後當遣使來議。通金好自此始。

以童貫為太保

掖庭大火

自甲夜達曉。大雨如傾。火益熾。凡斃五千餘間。後苑廣聖宮。及官人所居。幾盡。焚死者甚衆。

宣和元年。詔更寺院為宮觀

林靈素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請於帝。改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為德士。易服飾。稱姓氏。

亥巳

寺為宮院為觀。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尋詔德士並許入道學。依道士之法。

金人來聘。遣馬政報之。不至而復。

金主與粘沒喝議。遣渤海人李善慶。女真散覲。持國書。并北珠生金等物。同馬政來修好。詔蔡京等諭以夾攻遼之意。善慶等唯唯。居十餘日。遣政同趙有開齎詔及禮物。與善慶等渡海報聘。行至登州。有開死。會諜者言遼已封金主為帝。乃詔政勿行。止遣平海軍校呼慶。送善慶等歸金。金主遣慶歸。且語之曰。歸見皇帝。果欲結好。早示國書。若仍

用詔。決難行也。

初高麗來求醫。帝命二醫往。至是歸。奏云高麗館醫甚勤。日夕引之視其用兵布陣禦敵之方。曰。聞天子將與女真圖契丹。苟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乃狼虎。不可交也。宜早為之備。帝聞之不樂。

以余深為太宰。王黼為少宰。

黼賜第城西。日導以教坊樂。供張什器。悉取於官。寵傾一時。是時朝廷已納趙良嗣之計。將會金以圖燕。會諜云。遼主有亡國之相。黼薦畫學正陳堯

通鑑卷之六十一
臣使遼。堯臣繪遼主像以歸。言於帝曰。虜主望之不似人君。若以相法言之。亡在旦夕。幸速進兵。無弱攻昧。此其時也。并圖其山川險易以上。帝大喜。取燕雲之計遂決。

遼遣使冊金阿骨打為東懷國皇帝。阿骨打不受。

初。金主遣使求封冊于遼。至是。遼遣耶律奴哥如金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中京。上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既而奴哥復至。金使胡突哀

與俱如遼。免取質子。及上京興中府所屬州郡。裁減歲幣之數。且曰。必以兄事我。冊用漢儀。方可如約。言如不從。勿復遣使。遼主從之。凡七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乃使烏林答贊謨如遼迎封冊。冊至。金主以無兄事之語。又不稱大金。而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語涉輕侮。乃復使贊謨如遼。責其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然後可從。

劉法及夏人戰于統安城。敗走。夏人追殺之。
京師大水。

大雨七日。京城外水高十餘丈。帝懼甚。命戶部侍

郎唐恪決水下流入五丈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汴百五十餘年矣，未嘗有此異。夫變不虛生，必有感召之災，非易禦，必有消復之望。求直言采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貶綱一官與縣去。

夏人來，詔童貫罷兵，以貫為太傅。

關右既困，童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夏使辭不取，貫不能屈，但迫館伴彊之使持還。及境，棄之道中而去。賈炎得而上之，貫始大沮。尋加貫太傅，封涇國公。

幸蔡京第

帝幸道德院觀金芝，遂幸蔡京第。時京子攸儵儵及攸子行，皆為大學士。儵尚帝女茂德帝姬，家人廝養，亦居大官。媵妾封夫人，京每侍上，恒以君臣相悅為言。帝時乘輕車小輦，頻幸其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

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

攸有寵于帝，進見無時，與王黼得預官中秘戲，或侍曲宴，則攸黼着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

儒中多道市井淫媠謔浪語以獻笑取悅。攸妻宋氏。出入禁掖。攸子行領殿中監。寵信傾其父。攸嘗言於帝曰。所謂人主當以四海為家。太平為娛。歲月能幾何。豈徒自勞苦。帝深納之。因令苑囿皆倣江浙為白屋。不施五采。多為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動數千百以實其中。都下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之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

以張邦昌王安中為尚書左右丞

安中附童貫王黼為中丞。因論蔡京罪。為帝所知。

遂居政府

帝數微行。竄祕書省正字曹輔于郴州

帝自政和以來多微行。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傳之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曹輔上疏諫曰。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郊坰。極遊樂而後返。臣不意陛下當宗社付託之重。玩安忽危。一至於此。夫君之與民。本以人合。合則為腹心。離則為楚越。畔服之際。在於斯須。甚可畏也。萬一當乘輿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禍心。雖神靈垂護。然亦損威傷重矣。

又況有臣子不忍言者。可不戒哉。帝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堂審問。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王黼陽顧張邦昌王安中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茲事雖里巷小民無不知。相公當國。獨不知邪。曾此不知。焉用彼相。黼怒。令吏從輔受詞。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于家。黼奏不重責輔。無以息浮言。遂編管郴州。初輔將有言。知必獲罪。召子紳來。付以家事。乃閉戶草疏。及貶。怡然就道。

召楊時為祕書郎

時。南劍將樂人。初舉進士第。聞程顥兄弟講孔子絕學于河洛。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顥于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蓋年四十矣。後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會蔡京客張翬言於京曰。今天下多故事。事至此必敗。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京問其人。翬以時對。京因薦之。乃召為祕書郎。

二年。罷道學

林靈素有罪。放歸田里。

靈素初與道士王允誠共為神恠之事。後忌其相軋毒殺允誠。遂專用事。及都城水。帝遣靈素厭勝方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始厭之。然橫恣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于帝。帝怒。以靈素為太虛大夫。斥還故里。靈素死。猶以侍從禮葬焉。

遣趙良嗣使金

先是呼慶自金還。具道金主言。并持其書來請別遣使。時童貫密受旨圖燕。因建議遣右文殿修撰趙良嗣往。仍以市馬為名。其實約攻遼。以取燕雲

之地

遼復遣使如金議冊禮。金不許。

金主令咸州路統軍司治軍旅。修器械。將以四月進師。和議遂絕。

詔蔡京致仕

京專政日久。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子攸權勢既與父相軋。浮薄者復間焉。由是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

金人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趙良嗣謂金主曰。燕本漢地。欲夾攻遼。使金取中

京大定府。宋取燕京析津府。金主許之。遂議歲幣。金主因以手札付良嗣。約金兵自平地松林趨古北口。宋兵自白溝夾攻。不然。不能從。因遣勃董偕良嗣還。以致其言。帝使馬政報聘。書云。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遠承示書。致罰契丹。當如來約。已差童貫勸兵相應。彼此兵不得過關。歲幣之數同于遼。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師成黠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上旨。政和中漸得幸。因竄名進士籍中。累遷至

河東節度使。遂加太尉。時帝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命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所領職局至數十百。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布衣朱夢說上書論宦寺權太重。詔編管于池州。

睦州人方臘作亂

睦州青溪民方臘。託左道以惑衆。時吳中困於朱勔花石之擾。比屋致怨。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帝

不聽。放肅歸田里。勸益橫。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劾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元以樂。置官吏將帥。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為兵。人安于太平。不識金革。聞金鼓聲。即斂手聽命。不旬日。聚眾至數萬。

余深罷

時福建以取花果擾民。深為言之。帝不悅。出知福州。

以王黼為少保太宰

初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為。四方翕然稱為賢相。及拜太宰。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稍襲京迹。

方臘陷睦歙杭州。詔以童貫為江淮荆浙宣撫使。發兵討之。

臘攻陷青溪。遂陷睦歙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遂北掠桐廬富陽諸縣。進逼杭州。郡守趙霆棄城走。州即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警奏至京師。時方聚兵以圖北代。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凶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

丑辛

淮南發運使陳遵上言。臘衆彊。東南兵弱。乞調京畿兵。及鼎澧槍牌手。兼程以來。使不至滋蔓。帝得䟽。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臘又陷婺衢處州。

三年。鄧洵武卒

鄧氏自綰以來。世濟其姦。而洵武阿蔡京尤甚。京之敗亂天下。禍原自洵武始。

童貫承詔罷蘇杭應奉局花石綱

初。帝以東南之事付童貫。且曰。如有急。即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即命其僚董耘作手詔罪已。罷諸應奉造作局。及御前花石綱運。并木石彩色等場務。而帝亦黜朱勔父子弟姪之在職者。吳民大悅。

童貫合兵擊方臘。破之。執臘以歸

臘尋伏誅。臘之亂。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洞逃出。俛而縊于林中者。相望百餘里。

安置御史中丞陳過庭于黃州

過庭以睦寇竊發。嘗上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

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言朱勔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三人憾之。至是陷以罪。罷知蘄州。未半道。責黃州安置。

復置應奉司

方臘既平。王黼言於帝曰。士大夫懷姦弗悛。抑損應奉。妄為譏謗。望特置應奉一司。臣專總領。庶杜姦謀。從之。仍令梁師成總領於內。遂復諸應奉局。奪發運漕輓之卒為用。戶部不敢詰。自是四方珍異之物。充牣二人家。而入尚方者纔什一。

黑眚見于禁中

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見。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來。大作。每出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彷彿如龜。黑氣蒙之。不大了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又或變人形。或為驢。晝夜出無時。多在掖庭及內殿。習以為常。人亦不大怖。又洛陽府畿內。忽有物如人。或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為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有力者夜執鎗自衛。亦有託以作過者。二年乃息。

通鑑纂要卷第六
加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詔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初胥吏杜公才獻策于內侍太傅楊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始于汝州浸淫于京東西淮西北括廢堤棄堰荒山退灘皆勒民主佃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緡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為觀察使至是戩死以內侍李彥繼之彥狠愎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

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為公田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為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責辦于民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輾輒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

詔童貫復領陝西兩河宣撫使

金侵遼中京

遼主四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秦王

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蕭氏所生。積有人望。女真興兵。境內郡縣所失。幾半。而遼主畋遊不恤。忠臣多被踈斥。文妃作歌諷諫。遼主銜之。樞密使蕭奉先。元妃之兄。而秦許王之舅也。以國人屬意晉王。恐秦王不得立。因潛圖之。文妃姊適耶律撻曷里。妹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若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誣文妃與駙馬蕭昱及余覲撻曷里等謀立晉王。而尊遼主為太上皇。遼主遂誅蕭昱撻曷里等。而賜文妃死。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降于金。余覲至金。金主見之。因詔咸州都統司

曰。自余覲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金粘沒喝亦言遼主失德。中外離心。今乘其釁。可襲取中京。天時人事。不可失也。金主然之。羣臣言時方寒。金主不聽。竟用粘沒喝計。以斜也都統內外諸軍。蒲家奴粘沒喝幹本幹离不。蒲盧虎等副之。耶律余覲為鄉導。以趨遼中京大定府。

四年。金克遼中京。遼耶律延禧走雲中。

遺傳國璽于桑乾河。

管勾太平觀陳瓘卒。

或問游酢以當今可以濟世之人。酢曰。四海人才不能周知。以所識知。陳了翁其人也。至是卒于楚州。

遼燕京留守李處溫等以耶律淳稱帝。遙廢其主延禧為湘陰王。

遼主之走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參知政事李處溫。與淳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即與族弟處能及子奭。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處溫邀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即真則不可。處溫曰。今日之事。天意人心已定。豈可易也。

琳不敢執。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集蕃漢百官諸軍詣淳府。引唐靈武故事勸進。淳不許。將出。李奭持赭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從之。羣臣上尊號曰天錫皇帝。建元天福。以妻蕭氏為德妃。改怨軍為常勝軍。遙降遼主為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族而已。

金克遼西京

西京西路州縣部族皆降金

詔童貫蔡攸等勒兵巡邊以應金

朝廷既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鄭居中謂京曰。公為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廟筭。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我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為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時睦寇初平。帝亦悔於用兵。王黼獨言曰。中國與遼雖為兄弟之邦。然百餘年間。彼之所以開邊慢我者多矣。

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今而不取燕雲。女真即彊中原故地。將不復為我有。帝遂決意治兵。黼於三省置經撫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千二百萬緡以充用。黼又遺童貫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會聞耶律淳自立。乃以蔡攸副貫。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且招

諭幽燕

金取遼東勝諸州。獲阿疎以歸。

童貫進兵擊遼。敗績。退保雄州。詔班師。貶都統制。師道為右衛將軍致仕。

貫至高陽關。用知雄州和詵計。降黃榜及旗。述弔民伐罪之意。且云。若有豪傑能以燕京來獻者。即除節度使。遂命都統制种師道護諸將進兵。師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分兵為兩道。師道總東路兵趨白溝。辛興宗總西路兵趨范村。耶律淳聞之。遣耶律大石蕭幹禦之。師道次白溝。遼人譟而前。師道前軍統制楊可世敗績。士卒多傷。師道先令人持一巨槌自防。賴以不大敗。退師雄州。遼人追擊至于城下。辛興宗亦敗于范村。帝聞兵

敗而懼。詔班師。遼使來言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隣。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隣。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种師道復請許之和。貫不納。而密劾師道助賊。王黼怒。責授師道右衛將軍致仕。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稱太后。主國事。李處温伏誅。詔童貫蔡攸再舉伐遼。以劉廷慶為都統制。

王黼聞耶律淳死。復命童貫蔡攸治兵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劉廷慶為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先是命陳邁經制江淮七路。治于杭州。以供餽餉。邁以財用不給。創議比較酒務。及度公家出納錢糧。量取其贏。號經制錢。遂為東南七路之害。

金阿骨打襲遼。延禧于石輦鐸。延禧敗走。

除朝散郎宋昭名

昭上書極言遼不可攻。金不可隣。異時金必敗盟。為中國患。乞誅王黼。童貫。趙良嗣等。且曰。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

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王黼大惡之。除昭名。編管海州。

金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金人聞童貫舉兵。恐朝廷徑取燕。而歲幣不可得。乃遣使來議師期。帝遣趙良嗣報之。且言不負初約。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二州來降。

遼常勝軍帥郭藥師為涿州留守。以蕭后立。蕭幹專政。國人多貳。謂所部曰。天祚失國。女政不綱。宋天子重兵壓境。此男兒取金印時也。遂擁所部八

千人奉二州來降。童貫受之以聞。詔授恩州觀察使。以兵隸劉延慶。

劉延慶及郭藥師進兵攻遼。藥師襲燕。敗績。延慶兵潰。

燕人知宋之無能為。作賦及歌詩以誚之。藥師還。猶進安遠軍承宣使。

金人來議燕地。遣趙良嗣復如金。求營平灤三州。

初。朝廷與金約。但求石晉賂契丹故地。而不思平營灤三州。乃劉仁恭獻契丹以求援者。既而王黼悔欲併得之。金主不肯。及趙良嗣往。金主使蒲家

奴責良嗣以出兵失期。且云。今更不論元約。特與燕京薊景檀順涿易六州。良嗣言元約山前山後十七州。今乃如此。信義安在。抗辨數四。金人不從。良嗣乃與其使李靖借來。止許山前六州。帝復遣良嗣送之。且求營平灤三州。

金克遼燕京。耶律淳妻蕭氏奔天德。

童貫再舉伐燕。不克成功。懼得罪。乃密遣王瓌如金。以求如約夾攻。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統軍都監高六等送款于金。金主至燕京。使銀朮可婁室陳于城上。金主次于城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

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趙良嗣還。且獻遼俘。

萬歲山成。更名曰良嶽

山周十餘里。其最高一峰九十步。上有亭曰介。分東南二嶺。直接南山。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巨二里。曰芙蓉城。窮極巧妙。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名曰曲江池。中有堂曰蓬壺。東盡封丘門而止。其西則自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

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過閭闔門為復道。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龍德宮。既成。帝自為良嶽記。以為山在國之良位故也。初。朱勔於太湖取石。高廣數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會得燕地。因號昭功。敷慶神運石。立于萬歲山。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盡工藝之巧。其後羣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臺樓觀。不可稱紀。又以金芝產于萬壽峰。更名壽嶽云。

臣等謹按徽宗竭民力以營土木之工。一舉一

詔至役萬夫。惟日不足以極其遊觀之樂。曾不知幻設之江山。方成於目前而世傳之土宇。已屬之金人矣。可勝嘆哉。

戶部獻今年民數

時天下分為二十六路。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監六十三。縣一千二百三十四。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四。戶口視西漢盛時。蓋有加焉。隋唐疆里雖廣。而戶口皆不及。

五年

金太宗完顏吳乞買天會元年

遼知北院樞密事奚回离保。自稱奚帝。

回离保尋為其下所殺

金遣使來。趙良嗣復如金。

良嗣至燕。與金主議燕京西京之地。金主曰。若宋必欲平灤等州。則并燕京不與。因以荅書先示良嗣。良嗣讀至燕京是本朝兵力攻下。其租稅當輸本朝。良嗣因曰。租稅隨地。豈有與其地而不與其租稅者。粘沒喝曰。燕京自我得之。則當歸我。大國熟計。若不早見與。請速追涿易之師。無留我疆。於是遣李靖等與良嗣偕來。靖既入對。遂見王黼。黼

謂靖曰。租稅非約也。上意以交好之故。欲以銀絹充之。靖復請去年歲幣。帝亦特許之。仍命良嗣與靖借使。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於帝。遂授安中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郭藥師為檢校少保。同知府事。詔藥師入朝。禮遇甚厚。加檢校少傅。歸鎮。燕山府路轉運使。呂頤浩言。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北危急。

五事。帝怒。命貶官而職任如故。

遼延禧追廢淳為庶人。殺淳妻蕭氏。

遼主聞南京破。出奔四部族。蕭德妃來見。遼主怒殺之。追降淳為庶人。降其屬籍。而赦其黨。蕭幹奔奚。

遣使如金

趙良嗣至燕。謂金主曰。本朝徇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租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

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時左企弓嘗以詩獻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人欲背初約。要求不已。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其略言。貴朝兵不克夾攻。特因已力下燕。所以拘稅。今據燕管內。每年租六百萬貫。良嗣等稱御筆許二十萬以上。不敢自專。其平灤等州不在許限。儻務侵求。難終信義。仍速追過界之兵。王黼欲功之速成。乃請復遣良嗣自雄州再

往使。許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外。每歲更加燕京代稅錢一百萬緡。及議畫疆。與遣使賀正旦生辰。置榷場交易。金主大喜。遂使銀朮可等持誓書草來。許以燕京及六州來歸。而山後諸州及西北一帶。接連山川。不在許與之限。帝曲意從之。金人又言。近有燕人趙溫訊等。逃出南朝。須先還。方可議交燕地。良嗣諭宣撫司。縛送溫訊於金。既至。粘沒喝釋其縛而用之。金人又求糧。良嗣許以二十萬石。

金人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詔童貫蔡攸班

師

金人既遂所欲。乃使楊璞以誓書及燕京六州來歸。而營平灤三州。終以非石晉所賂契丹之地。不預焉。詔童貫蔡攸入燕交割。時燕之職官富民。金帛子女。皆為金人所掠而東。惟存空城而已。粘沒喝猶欲止割涿易。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我死。汝則為之。貫等奏燕城老幼迎謁。焚香稱壽。帝為之曲赦兩河燕雲。命即日班師。

金襲遼。延禧于青塚。獲其子女族屬。從臣以歸。延禧邀戰。敗績。走雲內。

金以幹魯為都統。幹魯不副之。使襲遼主于陰山。至居庸關。獲林牙耶律大石。幹魯使幹魯不。銀朮可。婁室等。以兵三千分道襲遼主。將至青塚。遇泥濘。不能進。幹魯不以繩繫大石。使為鄉導。直趨遼主營。幹魯等大軍繼至。時遼主往應州。其子秦王定。許王寧。及諸妃女。并從臣皆被執。盡失輜重萬餘乘。惟太保特母哥。竊遼主次子梁王雅里。及長女特里。乘軍亂出。赴遼主軍。得免。幹魯兵至埽里門。為書招遼主。遼主自金城來。聞金人以所獲東去。乃率兵五千餘。邀戰于白水灤。幹魯不以兵千

餘敗之。遼主遁去。金人獲遼主長子趙王習泥烈。盡得其從馬。別獲遼牧馬萬四千匹。車八千乘。遼主使人持兔紐金印偽請降于金。而西走雲內。幹離不復以書招遼主。諭以石晉北遷事。遼主答書乞為弟若子。量賜土地。幹離不不許。

以楊時為邇英殿說書

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

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于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為太保。蔡攸為少師。進封童貫為徐豫國公。居中辭不拜。

王黼竭天下之財。以北征。僅得七空城。至是率百

官表賀。詔以收復燕雲。宰執皆進位。而命王黼總治三省事。賜玉帶。以趙良嗣為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遼延禧奔夏。都統蕭特烈等以梁王雅里稱帝。

雅里死。特烈等復立聖宗孫耶律朮烈為帝。朮烈及特烈尋為亂兵所殺。

金張穀以平州來歸。

金驅遼宰相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

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疆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為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藉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又訪於翰林學士李石。亦以為然。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皆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

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勢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毋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也。安中深納之。令安弼與黨至汴以聞。帝以手札付同知燕山府事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張鈞張敦固持書來請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權。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而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

謂得計

金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金主去燕京。六月有疾。命粘沒喝為都統。蒲家奴幹魯副之。駐兵雲中以備邊而還。八月。至部堵濼而卒。年五十六。國論勃極烈斜也等。請諡班勃極烈。吳乞買即位。更名晟。改元天會。以斜也為諡班勃極烈。幹本為國論勃極烈。相與輔政。幹本。太祖庶長子也。九月。葬太祖于海古城西。

詔建平州為泰寧軍。以張穀為節度使。

金人聞穀叛。遣閣母將三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

于營州。闍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安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

幸王黼第觀芝

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還。內侍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至生變。翌日猶不御殿。殆半日。人心始少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金人襲平州。張穀奔燕山。平州人殺金使以拒守。

闍母無功而退。金主復使韓島不督闍母攻平州。

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韓島不襲之。與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平州都統張忠嗣及張敦固出降金。金遣使與敦固入諭城中。城中人殺其使者。立敦固為都統。閉門固守。

詔殺張穀。函首以畀金。

金人以納叛來責。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中言必不發遣。懼啓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即與。

若求藥師。亦將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為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興師矣。

金人來歸武朔州

朝廷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粘沒喝自雲中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復與之盟曰。無匿逋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不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

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

六年。金人來索糧。不與。

金遣使詣宣撫司索趙良嗣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豈易致邪。良嗣口許。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由是大怒。

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州地及諸山草木悉沒入。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郎

中黃潛善按視。潛善不以實聞。上意乃安。遷潛善為戶部侍郎。

金人陷平州

張敦固出兵與金人戰。大敗。州民猶不肯降。金主召幹離不還。下詔招撫。閻母竟克平州。執敦固殺之。

科免夫錢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二路皆困。王黼乃請詔京西。淮南。兩浙。江南。福建。荆湖。廣南。措置調夫各

數十萬。並納免夫錢。每夫三十貫。委漕臣限督之。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譚稹罷。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初。金人以拓跋故地。雲中二千里。遺夏。止以武朔二州來歸。至是。夏人舉兵侵武朔地界。譚稹遣兵禦之。又金人以朝廷納張穀。不給糧。遂攻應蔚。遂守臣。朝廷罪稹。措置乖方。詔致仕。以貫代之。時遼主延禧在夾山。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齋御筆。編書通意。及延禧許歸。遂易書為詔。許待以皇弟。

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延禧大喜。貫之是行。名為代積交割山後土地。其實已約延禧來降。自往迎之也。

以白時中為太宰

王黼有罪免

黼位元宰。每陪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之。黼以鄆王楷有寵。陰為畫奪宗之計。未成。及帝幸其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墻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與師成交結狀。還官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結蔡攸共毀之。

會中丞何臬論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詔黼致仕。置講議財利司。罷應奉司。

自蔡京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之臣。殆析秋毫。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捃剝橫賦。以羨為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尚書右丞宇文粹中上言。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為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於是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並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官禁應

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悉議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官吏。減六尚歲貢物。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王黼既致仕。朱勔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四當國。目昏眊不能視事。悉決于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至代京入奏事。條每遣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帖聒耳語。堂吏數十人。抱案後從。由是恣為姦利。竊弄威柄。驟引其婦兄韓相為戶部侍郎。媒孽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為天子私財。白時中

李邦彥等。惟奉行文書而已。

河北山東盜起

時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鹽額科歛。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民並起為盜。山東有張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托山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

都城有女子生髭。詔度為道士。

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疏秀甚美。宛然一男子。特詔為道士。又有賣青果男子。孕而誕子。

七年。遼延禧如党項。至應州。金將婁室獲之以歸。

遼遂亡。吳乞買廢延禧為海濱王。遣使以獲遼主。

來告慶。

遼耶律大石稱帝于起兒漫。

是為西遼。

勒蔡京致仕。

蔡條鍾愛于京。擅權用事。其兄攸嫉之。數言于帝。

請殺條。帝不許。白時中。李邦彥亦惡條。乃與攸發。

條姦私事。帝怒欲竄之。京力丐免。乃止。勒停侍養。

因安置韓招于黃州。褫條侍讀。毀賜出身敕。欲以。

撼京。而京猶未有去志。帝乃命童貫詣京。令上章。

謝事。貫至。京泣曰。上何不容京數年。當有相讒譖。

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臣代。

京作三表求去。乃降詔從之。

復元豐官制。

詔行元豐官制。復尚書令之官。虛而不授。三公但。

為階官。毋領三省事。

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帝援神宗遺訓。能復全燕之境者。胙土錫以王爵。

封貫為王。

臣等謹按古者天子稱王。自秦以降。始以皇帝自稱。而以王號加於諸侯。事已非古。况以加諸宦者乎。徽宗所為顛悖如此。則其他日屈辱虜庭。由皇帝而降封昏德公。并及其子。亦降封重昏侯。皆所自取。無足怪者矣。

前寶文閣待制劉安世卒

安世為章惇蔡卞蔡京所忌。連貶竄。極遠惡地。無不歷之。至是卒。安世少從學于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于光。除諫官。在職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

逢盛怒。則執簡却立。俟威少霽。復前抗辭。旁列者見之。蓄縮聳汗。年既老。群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持書。喙以即用。默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還其書不答。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

王氏稱曰。君子小人不兩立。君子必惡小人。而小人必忌君子。此朋黨之論。所以興也。方元祐之際。朝多君子。如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

人之怨。及章惇得志。而流毒縉紳。貽患國家朋黨之既。徧於四海。烏虜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敝。為君子者。宜求其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狼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

有狐升御榻而坐

時又有都城東門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門戟手且詈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則不知向者所為。乃於獄中盡之。

金將粘沒喝。幹离不。分道入寇

初幹离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亡戶口。朝議弗遣。且聞童貫郭藥師治兵燕山。幹离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伐宋。恐為後患。金主以為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返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彥宗。亦言南朝可圖。及既獲遼主。即決意南侵。以斜也領都元帥居京師。粘沒喝。谷神。耶律余覲。自雲中趨太原。撻懶。闍母。劉彥宗。幹离不。自平州入燕山。時方郊。帝纔下壇。而密報虜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

相亦不知也。及恭謝畢。宰相又共匿之。不以聞太常少卿傅察使金。不屈。死之。

察為金賀正使。至境上。遇幹。離不兵。脅之使拜。且降。不拜。左右捽之伏地。愈植立。反覆論辨不屈。遂遇害。察。堯俞從孫也。十八登進士。蔡京嘗欲妻以女。拒弗荅。平居恂恂然。若無所可否。及倉卒徇義。聞者莫不壯之。後謚忠肅。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時師道致仕。居南山豹林谷。金人南下。趨召之。師道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四千。與之俱赴汴。

童貫自太原逃歸。金粘沒喝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靈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粘沒喝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首議山後事。粘沒喝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邪。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削數城來。可贖罪也。擴還。具言于貫。貫曰。金初立國。邊頭寧有幾許軍馬。遽敢作如此事邪。既而粘沒喝遣王介儒。撒離拇。持書至太原。責以渝盟納叛等事。詞語甚倨。貫問之曰。何不素告我。撒離拇曰。兵已

興。何告為宜。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為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褫不知所為。即欲假赴闕稟議為名。遁還京師。知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耶。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為。遂行。孝純嘆曰。平生童太師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懼。奉頭鼠竄。何面目復見天子乎。粘沒喝引兵降朔

州。克代州。都巡檢使李翼力戰。被執。罵賊死。粘沒喝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

金幹离不入檀薊州。郭藥師以燕山叛降金。金盡陷燕山州縣。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度以御筆所書有序。藥師不從。朝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及安中被召。靖代知府事。藥師每令部曲持良械精甲。貿易於他道。為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譽言日聞于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至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論頗以為疑。進拜太尉。召之

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貫至。藥師迎拜帳下。遂邀貫視師。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輝日。莫測其數。貫歸為帝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朝廷輒不省。詹度又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矣。幹离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离不執靖及頤浩。置軍中以行。

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為金有。幹离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

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梁方平。守黎陽。步軍都虞候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傾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弱也。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帝以金師日迫為憂。蔡攸探知帝意。欲內禪。引給

事。中。吳。敏。入。對。宰。執。皆。在。敏。前。奏。事。且。曰。金。人。渝。盟。舉。兵。犯。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感。然。曰。柰。何。時。東。幸。計。已。定。命。李。統。先。出。守。金。陵。敏。退。詣。都。堂。言。曰。朝。廷。便。為。棄。京。師。計。何。理。也。此。命。果。行。須。死。不。奉。詔。宰。執。以。為。言。統。遂。罷。行。而。以。太。子。為。開。封。牧。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初。字。文。虛。中。為。童。貫。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之。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人。南。下。貫。與。虛。中。還。朝。帝。謂。虛。中。曰。王。黼。不。用。卿。言。今。事。勢。若。此。

柰。何。虛。中。對。曰。今。日。宜。先。降。詔。罪。已。更。革。弊。端。俾。人。心。天。意。回。則。備。禦。之。事。將。帥。可。以。任。之。帝。即。命。虛。中。草。詔。略。曰。朕。以。寡。昧。之。質。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面。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措。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歛。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榨。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譴。見。而。朕。不。寤。衆。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思。得。奇。策。庶。解。大。紛。望。四。海。勤。王。之。師。宣。二。邊。禦。敵。之。略。永。念。累。聖。仁。厚。之。

德涵養天下百年之餘。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徇國家一日之急。應天下方鎮郡縣守令。各帥衆勤王。能立奇功者。並優加獎異。草澤異材。能為國家建大計。或出使疆外者。並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極諫。帝覽之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虛中又請出官人。罷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暨諸局務。

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中。將兵入援。時欲召古。師中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帝命宇文虛中為河北河東路宣諭使。護

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中兵馬。令直赴汴京應援。以吳敏為門下侍郎。

帝東幸之意益決。太常少卿李綱謂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今敵勢猖獗。非傳太子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翌日。敏入對。具以綱言白帝。帝即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以位號。使為陛下守宗社。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帝意遂決。明日。

拜敏門下侍郎。草詔傳位。

帝傳位于太子。太子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帝下詔禪位太子。自稱曰。道君皇帝。太子入禁中。被服泣涕固辭。不許。遂即位。尊帝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退居龍德宮。

以李綱為兵部侍郎。

綱上書言。方今中國勢弱。君子道消。法度紀綱蕩然無統。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

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召對延和殿。時金議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帝嘉納之。拜兵部侍郎。

赦

立皇后朱氏

以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

南仲。帝東宮舊僚也。

遣給事中李鄴使金

告內禪。且請修好。鄴至慶源府。韓侂胄不欲還。郭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姑行。從之。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等六人

時天下皆知蔡京等誤國。而用事者多受其薦引。莫肯為帝明言之。東率諸生上書曰。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勗聚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二虜。創開邊隙。使天下勢危如絲髮。此六賊者。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十六



